駁案彙編

駁案彙編總目

光緒十年長安薛允升書

仁記鳩工校刻完　吳縣孫谿逸士記

新刻駁案彙編序

道之以德齊之以禮道之以政齊之以刑德固政之本刑亦禮之平政非德不立禮非刑無以峻其防雖然有難言者律法雖周合成案每冥出入五聽具備而實緩猶待繹壹

歷朝損益因時變不容哉
國家忠厚開基萬事必彩先洽
乾隆四十六年刊駁案新編嘉慶
二十一年刊駁案續編既已周匝詳明
仁至義盡矣光緒八年大興桑大司
寇復訂秋審實緩比較皆咸同光

三朝成案錄兩卷嘗真得唐虞
欽恤之意　瑞芬嘗欲彙為一書俾
司刑者易于繙閱　蓋山陰朱梅臣
先生訂駁案彙編訖成而問序於
余之閱之是所謂先得我心者矣因
欣然擬數語於簡端

光緒九年季秋布政使銜江西提
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劉瑞芬書

駁案新編序

律一成而不易例因時以制宜讞獄之道盡於斯二者而已至情僞百變非三尺所能該則上比下比以協於中此歷年舊案亦用刑之圭臬也顧援引成案

例禁綦嚴者誠恐移情附案矜深覈以爲聰明務姑息以惠奸慝致有覆盆漏網開奇請他比之端故大爲之坊耳予逐隊西曹十年於茲仰見我

皇上如天好生化成久道部省

大小庶獄悉陳
睿覽無微不周其中閱實矜疑
一經
指示洞燭精微靡不權衡銖兩
仁洽義昭合乎天經地義
愜乎人心之公好公惡而
秋曹大小臣工恭承

宸訓敬愼將事比事屬詞平反
屢奏每駮一案定一例各
出所見講明而切究之開
惑剖蔽要皆闡發律意例
義之精微本經術而酌人
情期孚乎中正平允而止
昔漢時魏弱翁爲相謂古

今異制獨觀漢家故事取諸臣便宜章奏悉施行之因以大治則章奏之稱便宜者意即今所云案者是也顔師古述漢時決事集爲令甲三百餘篇意即今刑曹成案者是也他若陳

忠之決事比應劭之春秋決事比歷代皆有其書然則不憖不忘率由舊章前事者後事之師詎不信歟全君秋濤偕同曹諸君子取近年駮案彙輯成編予讀之數過見其博採廣收

芟繁提要按門排纂具有
手眼極案情之變而惟齊
非齊抉律例之精而有倫
有要斯其用意亦良深矣
司牧者得是編而讀之即
一案而通乎情法之準究
心律令之源庶與以禮制

刑以敎祇德之微意朊然有合而非第爲引證比附之取資也

乾隆辛丑三月中浣山西道監察御史刑部律例館提調淮南阮葵生拜題於西曹之敘雪堂

駁案新編總目

駁案新編

凡例

一凡欽奉

上諭指駁改擬及內外臣工援案奏准永爲定例者均依次編輯每案先敘該督撫原題于前然後恭錄

諭旨次敘及內外衙門原奏俾閱者知某案因何駁正并某條律例因何改定之處一目了然源委悉得

是編入選或闡發律義或推勘案情辨晰精微宜歸情法兩平凡于刑名家有可依據者悉歸採取非徒侈卷帙之多

一是編自乾隆元年至四十九年凡遵駁改正者十之八九其中照駁覆審有始畧終詳因疑得信惟期詳愼得當雖仍照原議擬結者亦所必錄

一辛卯年本部各司衙署失火案牘不全是書博採同人手錄並詳查堂行通行各簿逐一

校對仍按欽奉
諭旨年月以次編輯
一律無正條援例加減比照定擬務歸允當允足資講求律令之學編內凡比擬允協可為程式者悉入編次以備參考
一斷罪依新頒律令故近年之案較多於遠年之案其間有引用各條稍與現行定例不符俱詳加考核將增删修改之原委於卷端註明

一原題案情乃罪名輕重所關删之則眉目不清顛末不著故未敢稍從簡略至文法重複字句贅冗者酌加删減以歸簡當

一命案首重屍傷檢驗各法悉載洗冤錄而案涉疑難又在隨時體察逐案詳審是編辨別屍傷有補檢驗所未備者

一孤子留養服制加等傷風擬流限外減等各案俱有一定章程載在例冊編中更取其詳核改正者以資互證

一是編三十二卷分爲四函共計二十四册每
卷摘敘事由按律分類凡有新纂俾便於隨時
依類纂添俾考核者易於檢閱

纂輯官

刑部陝西司員外郎總辦秋審處律例館提調全士潮

刑部直隸司郎中陞任廣東南雄府知府張道源

刑部四川司郎中總辦秋審處李大翰

刑部安徽司員外郎總辦秋審律例館穀懷　謙

刑部廣西司員外郎總辦秋審處周元良

刑部奉天司額外主事金德興

蘇撫 直隸司 庄屯旗人及各處庄頭并壯
諭道 者其流徒罪名俱照民人

一起為遵
旨議奏事看得天津縣民船戶劉治等偷賣剝船漕
米一案據直隸總督周元理奏稱緣劉治籍隸
天津種地營生乾隆三十九年六月間伊叔劉
漢公病故遺船一隻該犯即雇天津民人趙魁
周煥駕至楊村一帶攬載度日七月二十三日
有湖北蘄州衛頭幫運丁宗志勝雇伊船剝運
米二百五十石言定雇價飯米令隨丁宗得遠

押運劉治又添雇田七宋通李成搭開行劉
治因所得雇價不敷還賬水手工錢又無開發
遂起意偷賣漕米商之趙魁等許以賣米錢文
該犯自得一半水手五人分得一半趙魁等俱
各允從船至北蔡村地方劉治將船停泊上岸
與素識之酒米鋪戶旗人方天禿告以有食米
欲賣方天禿信以爲實每石議定價錢一千文
劉治又慮宗得遠在船押運不便偷竊即沽燒
酒半斤回船與宗得遠對飲宗得遠醉後睡臥

後船該犯隨至方天禿鋪內借取口袋五條交給水手搬運領至鋪內該犯在鋪目飲後見運米太多卽令歇手方天禿始知係偷盜之米因貪得便宜不願追還亦不及量數先給該犯制錢十八千約以賣出再給劉治携錢至船趙魁等均分劉治隨携錢交至楊村還賬船至王家鋪地方宗得遠酒醒見米短少査問水手趙魁等哄稱上岸找尋劉治各自逃散劉治正欲逃逸被汛兵盤獲經縣會同運員驗明被竊漕米

五十二石提訊劉治究出買贓之方天秃并據
天津縣拿獲趙魁周煥用七宋通李成審解提
訊各犯供認不諱將劉治比照擬軍趙魁等擬
徒等因具
奏前來查律載常人盜倉庫錢糧五十兩杖一百
流二千五百里係雜犯總徒四年又例載竊盜
倉庫錢糧一百兩以下發雲貴兩廣極邊烟瘴
充軍為從者一兩至八十兩准徒五年各等語
今劉治駕船剝運漕米膽敢起意偷竊漕米五

十二石實屬不法若計贓擬徒不足示儆應如
該督所奏劉治應比照竊盜倉庫錢糧一百兩
以下發極邊烟瘴充軍例仍照新例改發足四
千里充當苦差至配所杖一百折責四十板面
刺盜官物及烟瘴改發字樣該督奏稱趙魁周
煥田七宋通李成應照為從例各准徒五年仍
行刺面至配所折責充徒方天秃始雖不知諭
竊情由後係知情買贓亦應照為從例准徒五
年係旗人應照例折枷鞭責完結等語查方天

兎雖係內務府正黃旗海成管領下漢軍旗人既在武清縣北蔡村居住開舖生理即與民人無異該犯所得徒罪不應與在京食糧旗人一例折枷完結應欽遵

諭旨定例將方天兎實徒五年不准折枷餘俱應如該督所奏完結等因乾隆三十九年十一月十五日奏本日奉

旨依議欽此查此案先於十一月初六日奉

上諭據周元理奏審擬船戶劉治倫賣漕米發烟瘴

充軍從犯分別擬徒一摺已批交該部核議矣其從犯方天禿聲明係旗人應折枷鞭責完結等語固屬照例辦理但同係旗人其間亦各有分別如果身居京師食餉當差在官執役之人身犯流徒等罪原可折枷完結若在屯居住及各處庄頭與民混處日久即與民人無異則犯法亦當與同科況我朝統一寰宇百三十餘年久已中外一家薄海民人與旗人並無歧視何獨于問擬流徒一節尚拘往例乎嗣後除京城之滿洲蒙古漢軍現食

錢糧當差服役之人及外省駐防之倉糧當差如
犯流徒等罪仍照舊鞭責發落外其餘住居庄屯
旗人及各處庄頭并駐防之無差使者其流徒罪
名俱照民人一例發遣着為例此案擬徒之方天
秃交部即照此辦理欽此

奉天司

一起爲遵

旨議奏事內閣抄出奉天府尹圖爾泰奏稱承德縣

遼州知州趙杰本虧空粟米二千七百三十八

石八斗五升黑豆三百八十三石三斗九升粟

穀三百六十一石五斗四升業經題參照侵

盜錢糧八巳數滿一千兩以上斬監候例擬斬

監候秋後處決恭逢乾隆八年九月二十五日

恩詔減爲杖一百流三千里又逢乾隆十一年正月

初三日

恩旨減爲杖一百徒三年其虧空米豆穀石勒追還項等因遵照在案嗣又逢乾隆十四年四月初

九日

恩詔該犯應減爲杖一百上年

恩詔案內遺漏聲明又經道具事由清冊應行減杖緣由咨部查核在案查該犯趁追以來並無分文完交經臣嚴飭搜查貲財等物共估報銀一百六十餘兩爲數無多明係自恃赦蓋

恩赦以致有心違抗相應請
旨將該犯趙懋本虧空穀米豆石再行勒限二年分
作二限如一年限內不能完交一半則不准援
赦仍照原例擬斬監候如二年限內全完仍准其援
赦照例擬杖如有不能全數完繳仍着落疎縱各員
賠補等因具
奏前來查此案經臣部核議將該犯照侵盜錢糧
數滿一千兩以上例擬以斬候其虧空米豆穀
石行令勒追還項等因題准現將該犯監禁勒

追在案查例載州縣虧空題參時一面于任所
嚴追一面行文原籍查明家產若承審地方官
不行查出照例交部議處等語今趙懋本被參
之日准審各員即應照例查變嚴追乃承追督
催各員既不照例摟查于前又不實力嚴追于
後遷延數載僅于任所追變銀壹百陸拾餘兩
今該府尹復請轉限二年之後始着落疎縱各
員賠補未為妥協應令該府尹將已經追變銀
兩歸還原項其未完銀兩嚴查該犯原籍家產

變價尚不能如數全完即着落不行查變家產
各員名下賠補并查參承追不力各員交部議
處至趙懋本一犯于乾隆八年九月內恭遇
恩詔減爲滿流乾隆十一年正月內
恩旨減爲滿徒乾隆十四年四月內
恩詔減爲滿杖是該犯所犯罪名律應斬候蒙
恩赦貸以不死例無軍科原罪之條應將該府尹所
請重擬斬候之處無庸議但虧空之項尚在未
完應令該府尹將該犯仍行牢固監追俟該犯

原籍家產變抵或承貸各員代爲賠補完項之

日再將該犯遞減罪名發落之處聲明報部定

議完結等因乾隆十五年六月二十四日奏奉

旨依議欽此

福建司

一起為遵

旨審擬具奏事該臣等議得據署福建巡撫楊魁奏
稱穪照海澄縣民周鏗聲挾嫌妄控在籍知縣
葉廷推纂輯縣志載入碑傳詩句詞語狂悖一
案先據漳州府知府黄彬稟報經臣飛飭該府
親詣搜查有無不法字跡并提訟案解犯至省
審辦一面恭摺具奏欽奉
諭旨令將誣控之周鏗聲一犯審明按律定擬具奏

其葉廷推等無辜之人即行省釋無庸究問等因欽此欽遵將葉廷推等分別咨行免提省釋旋據漳州府知府黃彬查明周鑾聲家內並無不法字跡將該犯同訟案解省 臣隨督同司道親加研訊緣周鑾聲與葉廷推同村居住乾隆二十四年周鑾聲承買周澤圭與山園下臨海消海中所產蠔螺向聽附近居民採取周鑾聲藉園圖佔即在彼造屋遇採抽分通鄉怨忿被葉廷推之故兄葉鼎章控縣經前任海澄縣知縣

陳瑛訊明將周鏘聲枷責出園斷令周澤贖回房屋拆毀海泊仍聽居民採捕勒石示禁周鏘聲從此懷恨欲圖報復近見出示查繳違礙書籍因葉廷推曾祖葉逢春經商為業常以小惠周濟里黨當明季海氛未靖鄉中無賴依賊為寇內有知葉逢春者相戒不入其鄉鄉人感之順治四年立碑于大觀山麓鰲峰廟中碑內有曾仲連排難解紛之語周鏘聲曾記讀過國策遂指為有心隱刺又乾隆二十五年該縣相延

江西進士鄧來祚修輯縣志葉廷推係分鎮鄧來祚復爲葉逢春立傳稱其輕財仗義并曾赴賊船金鼓相迎有受恩人不酬之語即爲葉逢春通賊實據又碑載葉逢春生大觀京口志載生大觀鄉無京口二字輙疑石碑亦有改刊并憶左傳內有今京不度非制之語且以志載鄧來祚贈葉廷推詩有誰謂南面雄瑤林繁玉種二句不應擅用並斥葉廷推爲有後心不守臣節復添揑葉廷推未舉優貢時曾發學戒飭及

修志誤寫節婦年歲改正控祭指為悖逆有據
併將乾隆四十四年該縣
文廟城隍廟被風吹損周鏗聲捏為神靈震怒一
併撫列入詞自行書寫投遞經漳州府知府黃
彬飭縣前往周鏗聲龔廷推家內查無不法字
跡並赴鶩峰廟中勘明石碑係屬舊鐫實無改
刊兹提犯反覆究訊據周鏗聲將挾嫌誣控希
圖陷害各情供認不諱并令默寫呈底核對相
符嚴究並無知情同謀之人矢口不移似無遁

飭將周鑾聲依謀叛律擬斬立決伊子周衙等
擬給功臣之家爲奴財產入官等因具
奏前來查律載凡謀叛者不分首從皆斬妻妾子
女給付功臣之家爲奴財產入官又例載誣告
叛逆被誣之人已決者誣告之人擬斬立決未
決者擬斬監候俱不及妻子家產各等語是本
犯斬決妻子緣坐財產入官係實犯謀叛之專
條若誣告叛逆之案自當另別被誣之人已決
未決按照本律辦理此案周鑾聲因挾嫌延推

故兄葉鼎賁控責之嫌與葉廷推修輯縣志勒
用廢爛舊石碑傳詩詞稽詞誣控係屬誣告叛
逆與實犯叛逆者不同自應仍以本例科斷今
該撫據將周鑅聲照謀叛律擬輯二百并與家
屬緣坐財產入官辦理未免過重周鑅聲應改
照誣告叛逆破誣之人未決例擬斬監候仍入
於本年秋審情實其家屬緣坐及財產入官之
處均毋庸議臣等謹合詞恭摺具
奏請

旨乾隆四十七年三月二十六日奏本日奉

旨依議欽此

直隸司

一起為報明事會看得陳龍用石擲傷馬二抽風身死一案先據直隸總督那蘇圖疏稱陳龍籍隸邢州流寓

熱河與馬二素識無嫌乾隆九年四月二十一日陳龍載炭推賣馬二向借錢文陳龍答以賣完借給詎馬二醉後逞兇陳龍情急拾石擲打馬二低頭避石適傷頂心偏右馬二復加詈罵追毆陳龍又拾亂石擲打致傷馬二額顱鬢角等

處至二十三日抽風殞命將陳龍依傷風身死例擬流併請留養經臣　部以陳龍拾石擲傷馬二頂心額顱額角傷皆致命重至見骨且僅逾一日身死與原毆傷輕之例不符題駁去後嗣據該督疏稱致命重傷之人果能小心調護冬不傷生失于調護以致傷處進風因而身死既因冒風例無抵法風由傷入是以擬流如乾隆三年十一月而河南撫臣尹會一題袁悅割傷李有成中風身死一案緣袁悅拾鐮

劃傷李有成肚腹越六日中風殞命將龔悅擬
絞具題奉部以李有成係中風身死自應照原
毆傷輕之例定擬不得因傷係金刃擬以絞抵
將龔悅改擬杖流在案洞徹因風致死之例用
法至平所當嚴則今陳龍石傷馬二雖係致命
倘非金刃馬二甫經一夜輒解包洗滌以致進
風速死陳龍應請仍照原擬擬流併請留養復
經臣部以傷風身死減等擬流之例特將原毆
傷輕不致於死二語首先揭出則凡傷重本足

斃命者不得濫邀寬減今陳龍石傷馬二重至
見骨既非傷輕實足致命自應仍按本律擬抵
且不查明被殺之馬二有無父母是否獨子輒
爲聲請留養實與定例不符至該督所稱貴悅
劃傷李有成肚腹雖屬致命但其劃傷一處既
越六日原屬傷輕已可槩見今馬二三處致命
二處見骨當即受傷倒地僅逾二日斃命豈得
援引附會致爲輕縱等因題駁去後今據該督
疏稱再查陳龍擲傷馬二頂心等處傷非金刃被

毆之後行動如常設非傷處進風可望痊愈且

經驗明口眼歪斜手足牽縮實有抽風確據以

故仍照原擬並非故為開脫今細核馬二傷既

致命重復見骨誠如部議雖不抽風亦足斃命

將陳龍改擬絞候等因具

題前來應如該督所題陳龍合依鬬毆殺人律擬

絞監候秋後處決該督既稱陳龍犯事覊斷在

乾隆十一年正月初三日

恩旨以前係部尚未完結之案相應附疏聲明等語

查陳龍因馬二詈罵欲毆拾石還擲適傷殞命

與

恩旨減等之例相符將陳龍減爲杖一百流三千里

至該督疏稱陳龍父老丁單例應留養但被殺

之馬二是否獨子查無確實籍貫無從取結碍

難懸擬應請不准留養等語查乾隆九年原任

湖廣巡撫晏斯盛

題林萬樹踢死不知姓名乞丐一案將林萬樹擬

絞因該犯親老丁單甚已死之乞丐是否父母

尚存有無兄弟屢次亦召無人出認將可否留
養之處附疏具題經 臣 部議覆奉
旨林萬樹從寬免死照例發落准留養親餘依議欽
此欽遵在案該督原疏內稱陳龍之父陳立剛
現年七十二歲止生該犯一子家無以次成丁
與留養之例相符等語可否將陳龍援照林萬
樹之案准予留養之處相應照例陳明恭候
欽定倘蒙
聖恩准其留養 臣 部行文該督將陳龍照免死流犯

留養例枷號兩個月滿日責四十板准其存留養親等因乾隆十二年四月十四日題十六日

奉

旨陳龍從寬免流照例發落准留養親餘依議欽此

山東司

一起爲稟報事會看得東平州民王倫詳毆傷陳英身死一案先據山東巡撫準泰疏稱緣王倫祥籍隸山西汾州府汾陽縣在東平州大陽集日新當店內傭工與州民陳英素不認識並無嫌隙乾隆十二年十二月十九日係大陽集期陳英因貧難度輒生詐賴將街鄰孫起法家所乘病死孩屍用袋裝裹攜至日新當店放於櫃上詐稱當物欲當大制錢十千文經掌櫃人劉

紹先解看見侄已死女孩擲出罵陳英詭稱將伊活孩撩死肆罵不已希圖訛詐適王倫祥自集買菜回歸店聲段一謊令其拉交庄頭王倫祥上前拉扯陳英即拳毆王倫祥王倫祥隨手攜取櫃前出賣鐵鋤鈎打傷陳英左臁肕倒地陳英翻身仰臥罵不絕口王倫祥氣忿又打傷其右臁肕右腳腕骨折陳英手招亟毆傷右手背劉紹先等因集期人多雜亂恐店內失物未敢輕出即在櫃內連忙喝止王倫祥隨即住

手通知庄頭鄉保稟州驗傷取具保辜醫治詎陳英受傷深重醫治不痊延至乾隆十三年正月初六日因傷殞命研訊該犯供認不諱將王倫祥依律擬絞監候并聲明王倫祥之父王益仁年逾七十家無次丁照例附請留養等因具題臣部等衙門查乾隆十年六月內據原任浙江按察使萬國宣奏稱孤子留養原係格外鴻恩不容稍有假借是以定例甚嚴但恐兇犯營求隣族賄賂屍親代爲捏飾承審官不加詳察每

至漏網若犯案到官之初事在倉卒其情易得
且相驗係眾人屬目之地不能混揑屍親正當
哀痛求伸亦難一時賄囑請干相驗時將該犯
是否孤子詳細確訊叙入初報文內審明定擬
等因經 臣部議准奏明通行遵照在案今查王
倫祥毆斃陳英一案該州於相驗時及初報文
內並未取有果係孤子確供乃官經屢易時隔
半年突稱孤子留養與定例顯相悖謬再查王
倫祥與陳英素不認識因伊雇主當商劉紹先

毆一併等喧嚷陳英向典舖訛詐彼此詈罵嚷合
王倫祥拉出以致王倫祥即取舖內鐵鋤鈎柄
陳英毆有右傷骨折致斃其中恐有主使毆打
附會留養等情應令該撫詳加研訊務得實情
按律妥擬具題到日再議等因題准咨行該撫
去後今據該撫疏稱覆加研訊據王倫祥堅稱
當日爭毆之時實緣陳英始而逞強拳毆繼而
詈罵不休一時忿激以致毆打右傷劉紹先等
並無主使情事據訊劉紹先等矢稱當見陳英

攜屍訛詐惟恐釁啟禍端故令王倫祥拉出黑
肯主使釀命核之屍子所供亦屬脗合查陳英
初與劉紹先等一無交涉乃猶平空詐賴該劉
紹先等當時果有主使情事其於前州驗傷之
時自必活口供明詎或一時未能供及而被毆
半月之久方始殞命亦必囑令伊子控究乃陳
英始終並無主使之言則劉紹先等之實無主
使洵無疑義至奉駁官經屢易時隔半年央稱
孤子之處訊據王倫祥供稱緣到案之初前州

查印結一項於乾隆三十一年十二月奉頒議准河南巡撫阿思合條奏一切案犯如於文外復取印結者准其備取所有此條原例業經例館准改輯

並未訊其父母年歲鄉愚不知定例是以未及供明迨接任韓問始據實供明委非捏飾查該犯雖于到案之時未經供出孤子但伊父王益仁實係年已七十三歲家無次丁已據該州關准該犯原籍汾陽縣訊取地方鄰族確供取具印甘各結關送在案在該犯所供雖難遽信而其原籍地方官自必詳加確查斷無扶同捏結之理王倫祥應仍照原題聲明應侍緣由等因具

現行例戳鬬殺之案俱論理直傷輕與曲傷重定案時止將應侍緣由不題本內聲敘不必分別應准不應准字樣統俟秋審時查明辦理

題前來應如該撫所題王倫祥合依鬬毆殺人者不問手足他物金刃並絞監候律應擬絞監候秋後處決再該撫疏稱王倫祥之父王益仁實係年已七十三歲家無次丁應仍照原題聲明應侍緣由等語查乾隆十四年九月內臣部奏准定例嗣後凡理直傷輕仍照定例遵行外如該犯或係理曲或係金刃重傷致死雖係親老丁單不准留養等語今王倫祥執持鐵鋤鈎將陳英毆打多傷骨折致斃殊屬情重應將該撫

聲請王倫祥留養之處毋庸議該撫原疏內稱
孫起法不將孩屍掩埋擲棄庄外以致頭莢擕
取詐錢釀成人命殊屬不合但未毀失應照不
應重律笞四十折責十五板事犯在乾隆十三
年三月初一日
恩旨以前笞罪應請援免等語應如該撫所題完結
等因乾隆十五年二月二十四日題二十八日
奉
旨王倫祥依擬應絞著監候秋後處決餘依議欽此

直隸司

一起為報明事會看得武清縣民杜五因戲推跌岳三撞傷抽風身死一案據直隸總督周元理疏稱緣杜五與岳三同村居住素好無嫌乾隆四十年七月十六日起更時分杜五路由王珍飯舖門首經過適岳三在彼瞥見欲與賭力戲耍杜五不允岳三即用手將杜五項脖掐住拳按不放杜五擡頭碰傷岳三右眼胞岳三趕揪杜五髮辮杜五恐其揪住情急閃避即順手向

推岳三合面撲跌王珍鋪門鍋臺之上磕傷左
眉角經王珍聞聲出勸隨同杜五將岳三送回
家內經伊兄岳文奇查問并將傷處包裹次日
岳三飲食行動如常因傷處甚輕將包布解去
詎傷處進風延至十八日早抽風殞命屢審供
認不諱查岳三被跌傷後飲食行動如常若能
善于調治斷不致于戕生乃不自謹飭輒將包
布解去傷處進風越日殞命且原驗屍圖口眼
歪斜涎沫流出確有抽風形狀其因傷抽風身

死毫無疑義將杜五依原毆傷輕因風身死例擬流併聲請留養等因具題經 臣 部查例載原毆傷輕不至于死越數日後因傷風身死將毆打之人免其抵償杖一百流三千里等語是傷風身死之案必其所毆之傷實係輕淺而身死已越數日之後確係抽風方準免死擬流此案杜五因被岳三掐住項脖撞頭抽傷右眼胞又用手向推以致岳三撲跌磕傷左眉角處所至第三日殞命雖據該縣驗有口眼歪斜情狀但

查岳三左眉角傷痕長二分濶六分色係青赤
深已至骨難云傷輕且受傷在十六日起更以
後至十八日早間卽行身死爲期不滿二日與
越數日後因傷風身死之例不符該督將杜五
遽行減等擬流殊未允協事關生死出入未便
率覆應令該督再行確查按律妥擬具題到日
再議等因題駁去後今據直隸總督疏稱查原
毆傷輕不至于死將毆打之人免死減流之例
原必須傷甚輕淺實不至于戕生後因不自謹

護越數日後因風身死者故將毆打之人衡情擬流今杜五推跌岳三摑磕致傷左眉角右眼胞越二日因風身死雖經驗明岳三口眼歪斜確有抽風身死形狀但左眉角色至青赤深已至骨難言傷輕且受傷在十六日起更以後至十八日早開即行身死為期不滿二日又與越數日後因傷風身死之例不符似未便將杜五減等擬流將杜五改依因戲殺人律擬絞等因具

題前來據此應如該督所題杜五合依因戲而殺人者以鬬殺論鬬毆殺人者絞律擬絞監候秋後處決該督前疏內稱店主王珍訊無勸阻不力情事免其置議等語應免置議再該督疏稱杜五有母王氏現年七十七歲止生該犯一子家無以次成丁之人全賴該犯養贍而被跌身死之岳三父母俱故且有胞兄岳文奇並非獨子則杜五與留養之例相符業經查明取具甘結送部在案等語查名例內開凡犯罪非常

赦所不原而祖父母父母老疾應侍家無以次成
丁者開具所犯罪名並應侍緣由奏
聞取自
上裁又例載殺人之犯有奏請留養者查明被殺之
人有無父母是否獨子于本內聲明如被殺之
人亦係獨子親老無人奉侍則殺人之犯不准
留養又親老丁單及孀婦獨子留養之犯實係
戲殺誤殺者仍照例于題本內聲請留養法司
隨案核覆各等語今杜五因岳三欲與賭力戲

頸掄住項脖該犯擡頭搕傷岳三右眼胞岳三又欲揪其髮辮該犯情急閃避順手向推撲跌磕傷左眉角越日殞命衅起于戲傷由跌搕核其情罪並非常

赦所不原該犯有母王氏現年七十七歲止生該犯一子家無以次成丁而被殺之岳三父母俱故且有胞兄岳文奇並非獨子旣據該督查明取結送部杜五與留養之例相符相應照例奏

聞取自

上裁倘蒙
聖恩准其留養臣部行文該督將杜五照例枷號兩
個月滿日折責四十板在於該犯名下勒追埋
葬銀二十兩給付屍親收領以為營葬之資等
因乾隆四十二年四月初七日題初十日奉
旨杜五着從寬免死照例發落准留養親餘依議欽
此

山東司

一起為稟明事會看得濮州魏琰家被竊牛隻拏獲逃徒王冊等一案先據調任山東巡撫崔應階疏稱緣劉艮先於乾隆二十四年間行竊拒捕擬徒在配脫逃於二十六年四月內在定陶縣與王冊行竊牛隻經縣審明將劉艮王掛俱擬杖枷王冊遞籍安插發艮仍發驛補配劉艮又於二十八年八月二十七日在配脫逃是年十月內與王冊夥竊翟潤侯心樂等家牛豬經

定陶縣將王冊拿獲審擬杖徒劉艮聞拿潛逃
王冊旋於三十年正月二十七日在配脫逃至
八月十六日王冊與劉艮抵濮州蘇老蘭門外
地窨住歇十二月初八日王冊起意偷竊二更
時分王冊劉艮蘇老蘭同夥三人齊至魏琰家
偷牛三隻將錢分用當據事主報縣差緝王冊
等到案并究出劉艮夥竊翟潤等各案又究出
王冊行竊王英武等各案將王冊擬絞劉艮擬
遣蘇老蘭擬徒具題經臣部等衙門查例載竊

盜三犯贓至五十兩以上擬絞監候又律載竊盜得財以一主爲重分別首從論見竊盜三犯計贓定擬雖連竊多案若同時並發止以一主贓多擬罪數至五十兩以上者方擬絞候今此案王册前因犯竊擬徒在配潛逃又肆竊十一案統計所竊贓銀一百一十三兩零將該犯照竊盜三犯贓至五十兩以上例擬絞自屬準情定罪則案內夥同行竊之劉艮前經犯竊拒捕擬徒復兩次在配脫逃又疊竊七案統計贓銀

一百三十七兩計其贓數較王冊尤多今該撫
將該犯照積匪例擬遣是案情相同擬罪互異
似未允協應令該撫再行妥擬到日再議等因
題駁去後今據該撫疏稱王冊在配脫逃後復
又連竊魏琰等家十一案雖查所犯各案竊贓
俱在五十兩以下但該犯在配潛逃復敢糾夥
肆竊四案為首七案為從法難寬縱是以準情
定罪統計第三犯所竊各案之贓照竊盜贓至
五十兩以上例擬絞至劉良一犯初次犯竊在

乾隆二十四年

恩詔以前例得免其併計是劉良

赦後僅止犯竊二次與王卅之前後三次並未遇赦

者實有不同若與王卅一律擬絞似無區別將

王卅比例擬絞劉良擬遣蘇老簡擬徒等因具

題前來查此案前因該撫將王卅併贓擬絞而同

案之劉良其所竊各贓較王卅尤多僅照積匪

擬遣似未允協是以駁令再議今既據該撫聲

明劉良初次犯竊係在

赦前又止一案為首比王冊情節稍輕應如該撫所
題王冊比照竊盜三犯贓至五十兩者絞監候
例應擬絞監候秋後處決劉良應仍照原擬依
積匪猾賊例發雲貴兩廣極邊烟瘴充軍至配
所折責四十板蘇老蘭仍照積匪例量減一等
杖一百徒三年等因乾隆三十二年九月十七
日題二十日奉
旨王冊依擬應絞著監候秋後處決餘依議欽此

乾隆四十四年十月十九日奉部議奏烏嚕木齊都統索諾奏巴里坤屯田缺額請將發往伊犁烏嚕木齊等處爲奴人犯截留補額一摺經軍機大臣議駁稱請將從前新疆改遣內地十六條人犯仍行發往新疆其情節較者發往極地當差情節較重者發給兵丁爲奴毋庸改發

浙江司 卷端附改發內地十六條仍發新疆新例

一起爲通行事看得嵊縣軍犯吳么行竊事主杜芳茂家一案據浙江巡撫王亶望咨稱緣吳么籍隸湖北孝感縣因夥竊王唯貴等家案內拒捕傷差擬以近邊充軍咨解來浙飭發嵊縣安置于乾隆四十年正月間到配交流犯頭張科管束四十二年九月二十八日吳么路過杜芳茂錢店門首見其門檻下石塊損壞起意行竊即于是夜四更時分獨自一人携帶鉄鑿行至

烟瘴等處多刑部通行各省遵因案諭旨欽此欽遵通行在案查乾隆三十二年因新疆遣犯聚集過多遵議將應發新疆十二條以按其情節以分六仍發新疆以二十六條改發內地分別烟瘴等項充軍此十六條內如應發極邊烟瘴等項係搶竊滿貫擬絞

事主門首挖洞進內竊出銀錢衣物攜回家內收藏事主報縣正在飭緝間二十九月吳么取錢出用被流犯頭張科見而心疑隨往該犯家搜出銀錢衣物審認不諱贓經主認正賊無疑吳么即吳如弼合依軍流徒犯在配行竊不論次數贓數罪復犯例改發雲貴兩廣極邊烟瘴充軍面刺改遣字樣到配折責安置流犯頭張科失于約束已經自行查出應請免議該犯訊無同夥竊家及另竊別案伊子二妞等亦無

緩決一次者竊盜三犯贓至五十兩數次緩決一次者擬情實賊十名民殺三人以上執持總懷械犯竊者行竊軍犯在配復竊者竊均總同照刑律致縱情節兩盡者前據下家奴為匪逃走犯至三次者例實入犯在配脫逃者三犯竊盜計贓五十兩以下至三

知情分贓情事均無庸議起贓給主未起錢文照例着追相應咨達等因前來查新疆改發內地十六條內竊盜軍犯在配復行竊者發烟瘴充軍如在配脫逃被獲請

旨即行正法等語係專指初犯即律應擬軍如三犯竊盜贓至十兩以上及積匪猾賊等類原發新疆改發內地者方刺改遣字樣若原犯徒流遞加至軍及比照從重加至軍罪者不在此列又前次續纂例載竊盜問擬軍罪復犯者改發雲

十兩以上八係情節衆重應請旨仍發往伊犁烏嚕木齊等處給與兵丁爲奴其應發附近近邊邊遠充軍人犯如竊贓數多罪應滿流者三犯竊盜計贓三十兩以下至十兩者拒捕傷人爲從者殺一家非死罪三人之案手卅未同謀加功者減擬他人墳塚見棺槨爲首開棺

貴兩廣極邊烟瘴充軍如有脫逃照新疆人犯脫逃例請
旨即行正法不得與徒流改發人犯一體辦理等語亦係除去徒流遞加至軍及比照從重加至軍罪名犯外惟初犯即應擬軍者方照新疆脫逃之例面刺改遣是以本例之末即載有不得與徒流改發人犯一體辦理之文所以明示區別以防誤刺也本年二月本部續纂條例恐前例所稱不得與徒流改發人犯一體辦理一語咨

見疑爲從者强
盜勒索追意不
行又不分贓者
竊盜臨時拒捕
傷非金刃傷輕
本復者已經到
配軍流遣犯在
配爲匪脫逃者
以十八條僅係
稍輕應請發往
新疆交該都統
酌撥種地當差
前項爲奴種地
人犯如有脫逃
均照例請
行正法至十六
條以外凡各省
問刑衙門以及

省問刑衙門未能會通或致仍有歧誤又于進
呈黄册內聲明此例內所稱軍罪改發烟瘴
充軍如有脫逃被獲請
旨即行正法等語係指由新疆改發內地之情重竊
盜而言今新疆改發內地之十六項已另立專
條此條應行修改業經改定例文進
呈現在刊刻頒發今核其公原案初犯竊盜贓一
百一十兩應流二千五百里因其拒捕傷人加
一等罪止滿流尚不足以蔽辜比照原犯滿流

臣部現辦案件有須聲明其情罪問發新疆入犯亦應詳核情節重輕分別為奴種地照例題報等因奏議欽此載入例冊在案

拒捕在折傷以下者發近邊充軍是該犯原犯本應擬流係由輕加重問擬軍罪並非原犯本例即應擬軍今該撫將某厶擬以面刺改遣字樣與例不合某厶合依竊盜軍罪在配復犯行竊不論次數贓數改發雲貴兩廣極邊烟瘴者軍照新例改發極邊足四千里其所刺改遣字樣應行起除改刺烟瘴改發四字即行發配此等軍犯倘于改發烟瘴復又犯竊盜則有烟瘴竊盜軍犯犯竊逃加枷號之例或脫逃被獲則

有烟瘴軍犯脫逃改發黑龍江為奴之例各有專條俱不在新疆改發內地軍犯應刺改遣之例應令該撫將本條不應刺改遣之處行司飭屬俾令通曉毋致再有歧誤再此條例意恐各省問刑衙門尚有似此未能通曉者應抄錄此案通行各直省督撫轉飭所屬一體遵照辦理可也

駁案新編 卷 三三

直隷司

一起為請咨部示事看得通州拏獲逃軍楊二即於花子究出逃後同逸賊馬四行竊事主裘得福家衣服一案據直隷總督周元理咨稱緣楊二即於花子係山東陵縣回民先於乾隆三十八年三月初一日聽從逸賊李老虎糾邀洗持木棍同馮起文金三楊令等前赴昌平州西單主於德成家門首扒牆進院李老虎即令馮起文金三楊令三人在院看守接贓於花子撥窗

入屋竊得衣服兩包擲出堂屋地上復進內摸
取棉被一床並將櫃鎖擰斷取出大錢一千五
百經事主於德成驚覺聲喊於花子即開堂屋
門逃跑將所竊衣包錢文不及携取止攜棉被
一條遞給楊令雄時於德成持劍趕捕李老店
即起意行強用所帶柳杆上前拒捕時有鄰人
孫七聞聲出問於花子恐其協捕亦即拾磚向
擲致傷孫七頂心偏右負痛退回李老店毆傷
於德成左肋並右手腕擊落所持之劍於德成

復向奪棍於花子恐李君店受傷被獲復用椒
杆毆傷於德成胸膛偏右倒地李老店即進屋
內將衣包錢文取出並拾獲落之劍遞給於
花子分攜逸出將贓衣分各散㪚於徐成洲
先後緝獲馮起文金三楊合到案起獲贓物給
主認領並據於花子自行投首訊認不諱將於
花子依律擬斬立決聲明法無可貸係聞拏自
首鼠兇惡棍徒執持兇器傷人例問發邊遠充
軍於三十九年五月間奉准部覆欽奉發浙

江紹興府山陰縣充軍交保管束嗣於四十年
四月二十五日該犯因配所貧苦難度起意逃
逸即於是日起身潛逃至京迨七月內該犯復
起意行竊即邀同素識之德平縣人馬四十三
十日夜偕至通州事主麥得福家上墻下院竊
得衣服而出將贓當得錢文與馬四俵分花用
經事主麥得福查知報州差緝至四十二年十
月二十一日當被州捕盤獲禀送究出犯負脫
逃行竊各情由該州知州龍舜琴審擬將該犯

依竊盜擬軍到配後在逃行竊不論次數贓數
復犯者改發雲貴兩廣極邊烟瘴充軍例遵照
新例以極邊足四千里為限充當苦差面刺逃
軍并刺烟瘴改發字樣由廳解司查刑部議覆
湖北巡撫陳原咨內開如未傷人之盜首窩家
盜線與夥盜行劫二次以上聞拏投首及夥盜
供出盜首藏匿所在在一年限內拏獲此等人
犯俱律應斬決因有聞拏投首及供出盜首藏
匿所在限內就獲情節稍輕故照情有可原免

死減等發遣正與盜案內情有可原由重減輕者無異遇有脫逃被獲自應一例正法至未傷人之盜首夥盜行劫一次以上窩家盜線各於事未發而自首并行劫數家止首一家均按例止應分別擬軍各項人犯因其未發自首尚有畏法之心與聞拏始行投首免死發遣者不同遇有脫逃被獲各照平常軍犯及改發內地人犯脫逃例分別辦理其由重減輕由輕加重例義已明等因細繹例意同屬脫逃被獲盜犯一

則請

旨即行正法一則照例擬遣所以輕重各別者因其犯案時之聞拏投首與事未發而自首情事原本不同故於脫逃被獲擬罪亦因茲而異此案於花子係聽從逸盜李老店糾邀持械行竊事主於德成家搜取衣被錢文等物經於德成等先後知覺起捕李老店起意行強該犯慮恐孫七協捕即拾磚擲其頂心偏右復用棍幫同李老店將事主於德成戳傷倒地分攜贓物而逸

雖非該犯起意行强但其入室綑贓拉傷事主核其情罪已在法無可貸之條如非聞拏自首早已立正典刑因其聞拏投首例得量減是以將該犯免死發遣乃該犯於行刼投首減軍之後不思安分在配膽敢起意潛逃糾夥行竊實屬怙惡不悛雖詳查律例並無傷人之夥盜於聞拏投首擬軍之後在逃為匪被獲者作何治罪明文第查該犯從前投首之時已在緝獲夥盜馮起文等到案之後核與事未發而自首者

不同正與新例內由重減輕之義吻合似未便

因該犯所犯軍罪本例係照兇徒傷人問擬竟

照尋常軍犯在逃及行竊軍犯脫逃行竊等條

僅予加等調發應請將該犯遵新例由重減輕

之條辦理惟是新例內並未指有此等人犯脫

逃治罪之條事關生死出入辦理恐致錯悞擬

合先行咨請六部示覆以憑遵照辦理等因前

來查絞死減等發遣黑龍江盜犯脫逃正法係

乾隆三十二年本部議覆山東按察使勒爾謹

條奏定例原一指免死發遣黑龍江爲奴盜犯而言加其例止擬軍各項盜犯脫逃被獲並不在前議直注之例本年四月議覆湖北巡撫請示文內行刻正注各條亦前指免死減等發遣黑龍江爲奴盜犯其例應擬軍盜犯即應各照平常軍罪人犯脫逃例辦理義例俱甚明晰此案於花子原犯係依夥盜雖曾傷人旋即平復始准自首照兇器傷人例發邊遠充軍之犯本例罪止擬軍並非免死發遣黑龍江之犯遇有

脫逃自應仍照軍犯脫逃例辦理相應咨覆該
督撫傳知各司抄錄通行可也